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
屠海鳴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上海市政協常委

泛政治化嚴重惡化香港營商生態



■屠海鳴

泛政治化，是香港「營商天堂」的最大「殺手」，是港人繼續「營商」創業的冤家對頭。香港如果不能盡快制止這種泛政治化的亂象，不能恢復自己的經濟屬性，進一步陷入政治紛爭、政治攪擾的泥淖，那麼，香港近十年來經濟下滑的頹勢就會難以遏制，香港這個世界聞名的「營商天堂」、香港人的「營商」權利和「營商」實績，就會繼續受到傷害。顯然，這樣的狀況，是全體港人不願看到也不能容忍的。

「營商」，曾是關乎港人生計最初身，因而曾是港人使用頻率最高、言傳身行次數最多的詞語之一。而「營商天堂」，則在很長時期是令港人自豪讓世人欽羨的香港別稱之一。然而近幾年來，港人使用「營商」這個詞語的頻率越來越低；香港在世界「營商天堂」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靠後。鑒於這種「越來越低」和「越來越靠後」已非簡單的詞語使用和名次排列問題，而是已經關係到香港的將來前途和每個港人的利益與命運，因此，筆者認為大有在此一說，以警視聽的必要。

「營商」——香港和香港人的最大本業

香港之所以能夠成為「營商天堂」，香港人之所以能夠成為最有能力的「營商者」，是因為香港擁有「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和「背靠世界，面向祖國」這種獨特的雙重優勢，擁有連接社會主義中國經濟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交匯平台，擁有完備的資本主義制度、可在國際間自由流動的貨幣、深厚的環球經貿網絡、成熟的國際城市軟硬件基礎，擁有提供世界上最優良金融、專業、貿易、文化和旅遊等服務的功能。除了上述地緣優勢、平台優勢、體制優勢、貨幣優勢、功能優勢、設施優勢、服務優勢以外，還因為香港擁有另外兩大優勢：

其一，是香港與上述優勢相輔相成的經濟屬性，即

經濟，這是香港的「通靈寶玉」、「鎮山之寶」。香港的一切軟硬件，都是圍繞發展經濟而創造、而設立、而運行的；香港的一切利益，也都是通過繁榮經濟而得來的。

其二，是港人對「營商」的勤奮、智慧和專注。長期以來，不管周邊局勢如何動亂，也不管這大千世界有何變遷，香港總是一門心思地堅持自己的經濟屬性，打造自己的「營商天堂」，香港人也總是一門心思地堅守自己的「營商」本業，創新自己的「營商」業績。正是這種「咬定青山不放鬆」地對自己的經濟屬性和「營商」本業的堅守，使得香港早早就擁有並且長期保持了「亞洲四小龍」、「世界購物天堂」和「營商者天堂」的美譽；也使得極大多數香港人在賺得盆滿鉢滿的同時，依然能夠長期享有茶飯飲、舞照跳、馬照跑的悠閒生活。而上述這一切反過來也給香港帶來了巨大利益，促進了香港「營商天堂」的發展和港人「營商」業績的提升。

由此可見，經濟，是香港的最大屬性；「營商」，是香港人的最大本業。堅守經濟屬性，是香港長期繁榮的根本之道；堅守「營商」本業，則是香港人富裕天下的根本之道。

泛政治化——「營商天堂」的最大「殺手」

然而，近十年來，儘管香港的城市設施依然先

進、政府依然高效廉潔、法制依然完備、稅率依然低廉，特別是中央政府還持續給予高度的支持和優惠的政策，但香港以往這種經濟雄踞亞洲前列、更遠遠領先於內地許多省份的優越地位，卻受到了很大衝擊。例如，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受到了來自倫敦、紐約等老牌金融中心，新加坡、金磚五國等新興金融中心和上海、深圳等內地金融城市的強勁挑戰；香港的貿易中心地位，遇到了紐約、漢堡、首爾、新加坡、里約熱內盧、開普敦以及內地許多城市的激烈競爭；香港的航運中心地位，亦因成本高懸下等緣故而受到嚴重削弱，世界第一大港的「座椅」更已拱手相讓；香港的購物天堂、旅遊勝地的地位，也因自己硬件不足、軟件不佳等原因，而被巴黎「老佛爺」、東京低匯率、非洲野生園和亞洲三島（泰國布吉島、韓國濟州島、印度尼西亞巴利島）分流擠壓；香港GDP總量在泛珠江三角洲九省中的排名，已從10年前的第二跌至2012年的第五；香港在全球城市經濟競爭力評選中的排名，更已跌至第20位，落後於天津、深圳、大連這「新三甲」，以及紐約、多哈、東京等老名城。

客觀而論，港人尤其是港人中的有識之士，對於香港所面臨的上述經濟困局以及造成這些困局的經濟原因，既非毫無察覺，亦非漠不關心。而對於廣大港人來說，也既不是不知道愛惜自己的「營商天堂」，也更不是不願意恪守自己的「營商」本業。而實在是近十多年來在香港滋生的泛政治化怪象，弄得香港實在無法集中精力搞經濟、脫困局，港人實在無法心緒專注地忙「營商」、再創業。

例如，面對要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就必須時時堅守「一國兩制」基本方針和「愛國愛港」基本原則，有人卻一次次興起「反國教」、「反洗腦」，以至「反

中反赤」、「去中國化」的惡浪；面對正欲調整結構、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梁特首及其領導的特區政府，有人卻一次次發起「攻梁」、「貶梁」、「倒梁」的「衝鋒」，甚至以拉布阻延關係特區政府正常開支的財政預算案撥款；面對香港亟待增建的機場跑道和亟待通暢的港口運輸，有人卻一次次地煽動罷工；面對過去、現在、將來都給香港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甚至被許多人視為香港「命脈」的中環，有人卻一次次地揚言要「佔領」、要「核爆」……大有不讓港人個個陷入政治泥淖、不讓香港這個「營商天堂」損毀殆盡，就不甘罷休的架勢。

這些人的惡言惡行及其造成的嚴重後果，不禁讓人想起了發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內地的「文革」。當年，這場史無前例的政治動亂盡惹十億人民都去當什麼「政治家」、「哲學家」、「批判家」，結果釀成了國民經濟瀕臨崩潰、中國與世界強國的差距越拉越大的民族悲劇。而今，在香港挑起連年政治紛爭的政治勢力，雖然還沒有能量或還沒有來得及將香港徹底搞成「文革」那樣，但也已經無端消耗了香港大量的能量，嚴重干擾了香港「營商天堂」的正常運行，嚴重惡化了香港的「營商」生態，嚴重打擊了港人的「營商」創業，嚴重危害了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顯然，這樣的狀況，是全體港人不願看到也不能容忍的。

依法謀共識 普選可達至

單志明
浙江省港區政協委員

反對派就特首普選方案經常搬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總是要把外國經驗在香港生搬硬套。事實上，世界各國存在差異，英美以及不同國家都會因應獨特條件，實行適合各自情況的選舉制度，隨意將一種國家模式套用到一個地區上是不合適的。同理，反對派中有些人總要將2500年前奴隸社會的雅典集市廣場一人一票選舉領袖的模式，硬套到今天香港，也是不合適的。



■單志明

選舉模式不能生搬硬套

聯合國日內瓦「人權中心」出版的《選舉與人權——選舉的法律、技術、人權手冊》中已明確指出：「世界上沒有一個唯一的政治體制或者選舉方式是適用於所有人群和國家。」這句話指明，各國因應不同情況，可存在不同民主選舉制度，例如美國實行「選舉人票」制度；英國上議院是委任產生；日本仍保留「天皇」制度等等。然而，就是各國因應情況推行不同的選舉制度，也會有不同的制度缺陷，照搬西方模式不能應對香港的獨特情況。例如，歐美國家透過選舉制度推行兩黨制輪流執政，往往會因兩黨輪流執政而出現政策缺乏連貫性，衍生出阻礙經濟發展、民生政策紊亂等問題；不少評論便指出布什和奧巴馬在內政和外交策略上出現銜接不一情況。日本推行民主選舉，但近年內閣首相頻頻轉換，自民黨民主黨輪流執政，政治上卻換來持續20年的混亂。印度號稱全球最大民主國家，近期頻頻傳出女性被輪姦的新聞，男女地位懸殊，女權低落，社會不平等問題嚴重。即使是號稱為民主發源地的歐洲，歐盟至今亦未完全渡過歐債危機，個別國家甚至陷入反緊縮政策的政治矛盾，選舉時民粹政客抬頭，令解決歐債危機進度緩慢。這些情況說明，所謂民主國家都有各自的制度問題，天下沒有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制度，沒有一種制度放諸四海可解決所有問題；因時制宜，因地制宜，根據實際情況，根據憲制基礎，才是香港推行普選的出路。

「佔中」無助達致普選共識

香港回歸後發展勢頭良好，英國已故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在2007年曾承認，香港回歸10年後的成績表明，「一國兩制」是成功的。雖然香港仍然存在如貧富懸殊、樓價高企等深層次問題，需要特區政府施政理順，需要港人同舟共濟，但是反對派片面誇大這些矛盾，矮化香港的民主自由，漠視國際認許香港成功落實「一國兩制」的事實，甚至要以「佔領中環」要脅港人推行他們偏離《基本法》的普選要求，破壞香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下的良好狀況，加劇矛盾，增加內耗，加重香港應對外圍風險的壓力，這些都無助香港推行普選。反對派的腦袋仍停留在歐洲資本主義剛開始時的悲慘世界中，以為香港仍是充滿黑暗殘忍的社會，然後標榜英雄主義，大搞西方民主，沒有理會西方制度不符合《基本法》要求的現實，甚至不肯看、也不願看見今天香港已是全球自由度首屈一指的事實。他們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惜透過民粹手法獲取政治快感，提出脫離香港實際的普選制度，提出脫離《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普選制度，甚至要求不愛國愛港的、與中央對抗的人參選特首。這些要求，將令香港付出沉重代價，破壞「一國兩制」，減損港人利益，不利於香港發展。

反對派意圖透過「佔中」這些破壞香港的行動，提出普選訴求，封殺政見不同者，脅迫港人屈服，這並不能達致普選共識，港人也不可能就範。《基本法》已說明特首最終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這是香港憲制基礎的明確要求，只要社會各界以《基本法》為依歸，謀求共識，普選可達至。《基本法》在香港實施將近16年，獲取了寶貴的成功經驗，香港今後更須嚴格遵守《基本法》推行普選，這樣香港前途才會更放光明。

向「真普聯」提出「七點商榷」

鍾樹根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真普聯」所謂的「七點共識」中，多項違反《基本法》的建議，實質上是為普選製造更多障礙。筆者建議，若反對派希望2017年普選能夠如期落實，便應務實地返回《基本法》的基礎上作出推動，否則一切將有如空中樓閣。筆者也呼籲有心參選的反對派人士摒棄抗中路線，返回愛國愛港的道路上。全世界沒有一個參選國家或地區領袖的候選人會公開表示自己將出賣本國利益；反對派若妄圖以違反《基本法》及「佔領中環」去推動普選，無異於緣木求魚，不可得也。

繼有反對派人士提出「武嚇」策略，威脅要以「佔領中環」來爭取普選後；由27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組成的真普選聯盟，日前再發動「文攻」策略配合，提出所謂的2017年特首普選「七點共識」。但觀乎這七點共識，幾乎無一項是務實或合法的建議，甚至可說是乖離現實。筆者希望藉着這篇文章，與「真普聯」人士及鄭宇碩教授進行一次「七點商榷」。

「真普聯」提出的第一點共識，是2017年特首普選必須保障選民有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和提名權。根據基本法第39條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條b款中有關保障選舉與被選舉權普及而平等的條文，在港英時代開始已經保留不執行，所以本港日後實施普選並不一定要包括普及的被選舉權。至於提名權，觀乎英、美等實行兩院制的民主國家，選舉提名權也是存在限制，反映提名權設有限制也不等於不民主。

提名權設限不等於不民主

「真普聯」第二點共識是不能接受任何「預選」和「篩選」，但按《基本法》第45條規定，日後特首候選人必須「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事實上，若不把有意參選者「按民主程序提名」去選出候選

人，則難以挑選出有質素的特首候選人進行有意義的競逐。這不是「預選」或「篩選」的問題，而是要按基本法規定辦事。至於特首候選人是否應該愛國愛港、不與中央對抗，這點筆者早前已經撰文肯定，在此不贅。

第三點亦是最受爭議的一點，就是由選民一人一票選出提名委員會。由一人一票選出，表面上看似民主，但卻並不符合「有廣泛代表性」的規定，而且亦不符合2007年12月人大決定中有關「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的條文。現行的1,200人選舉委員會組成分為四大界別：(1)工商金融、(2)專業、(3)勞工、社會服務和宗教界及(4)政界，基本上能做到均衡參與。若日後變成由一人一票選出，則難以顧及均衡原則。

就提名模式方面，「真普聯」提出只須獲八分之一提名委員會成員提名即可參選；另外，若擁有一定比例的選民聯署，則可以自動成為特首候選人。就此而言，日後提名委員會究竟是維持現行八分之一委員作提名下限的指標，還是要由整個提名委員會作整體提名？如果按「真普聯」的建議，由一定比例選民聯署可直接提名，所謂的八分之一提名委員會提名只是「整色整水」之作而已。可見「由一定比例選民作聯署提名」的方案，實際上是要架空提名委員會的功能，方案嚴重違反了《基本法》第45條規定，難獲接納。

「真普聯」建議日後行政長官普選採用兩輪投票制，但我們必須考慮到日後特首實行全民普選時的選民人數隨時高達300萬以上，所衍生的技

術問題。若要實行第二輪投票，理論上必須要多一個投票日、多點算一次全部選票、多僱用一次工作人員、多租用一次投票站，當中所涉及的支出極其龐大，各界必須詳作計議。



■鍾樹根

反對派應摒棄抗中路線

最後，就是否容許特首有政黨背景，筆者認為，必須顧及民意和客觀上能否配合。現時不少市民仍未接受有政黨背景的特首，擔心會出現偏私的問題；而香港亦未有《政黨法》，日後在如何界定和規管政黨運作方面，可能遇到困難。

「真普聯」所謂的「七點共識」中，多項違反《基本法》的建議，實質上是為普選製造更多障礙。喬曉陽主任委員已多次表明，2017年普選特首的法理基礎必須要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筆者建議，若反對派希望2017年普選能夠如期落實，便應務實地返回基本法的基礎上作出推動，否則一切將有如空中樓閣。

另一方面，張曉明主任早前會見本港一個政團時，堅持行政長官不能與中央對抗，但認為並非所有反對派皆與中央對抗，其言論反映出中央沒有全面排拒反對派人士成為特首候選人。就此，筆者呼籲有心參選的反對派人士摒棄抗中路線，返回愛國愛港的道路上。全世界沒有一個參選國家或地區領袖的候選人會公開表示自己將出賣本國利益；反對派若妄圖以違反《基本法》及「佔領中環」去推動普選，無異於緣木求魚，不可得也。

反對派企圖製造「流會」搞變相拉布

方中平

立法會昨日繼續表決數百項財政預算案的修正案，但在上午會議中卻因為大部分反對派議員沒有出席，導致會議三度因人數不足而要暫停，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表示，由於在表決過程中，議員要留在會議廳，因此安排下午一時及晚上七時暫停會議一小時，讓議員用膳以作小休。儘管如此，絕大部分反對派議員依然去如黃鶴，不見影蹤。民主黨主席劉慧卿還指，由於他們沒有參與拉布，所以即使出席會議都不會投票云云。以此作為不出席會議的藉口。然而，反對派不出席會議，並非是因為不參與拉布，恰恰相反的是他們故意缺席會議企圖製造「流會」，目的就是要將拉布進行到底，暴露其拉布之心不死，掩飾政府財政之心不死的真面目。

缺席製造「流會」 將拉布進行到底

雖然在立法會主席決定「剪布」之後，立法會隨即進入預算案的表決階段，但這並不代表表決就會一帆風順，「財政懸崖」危機已不存在。由於拉布議員提出的修訂多達數百項，單是逐項表決已經要花上多長時間，如果在表決過程中出現「流會」，將令表決工作大幅拖延，如果「流會」情況持續不

斷，立法會將難以完成預算案的表決工作，而主席對此將無可奈何，屆時本港將面對「財政懸崖」的衝擊。因此，目前危機並未有過去，相反是處於最為關鍵的階段，只要出現「流會」，預算案將不能如期通過。

反對派正是利用了這個機會，大部分議員故意不出席會議，只留下小部分議員留在會議廳，當見到建制派議員因事離開會議廳，導致出席人數緊張的時候，反對派議員立即集體離開，再由拉布議員提出點人數，意圖製造「流會」，昨日三度暫停會議顯然不是偶然為之，而是反對派有組織的「流會」行動。這說明了一個事實：就是反對派雖然一直強調不支持不參與拉布，但實際上卻是密切配合支援。在上月29日，「人民力量」3名議員黃毓民、陳偉業及陳志全因上庭未有出席會議，全日大部分時間僅剩社民連梁國雄多次就相同論點重複發言，被曾鈺成至少5度引用議事規則，禁止其再發言。就在梁國雄獨力難支時，多名聲稱不拉布的反對派議員，包括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工黨主席李卓人及公民黨黨魁梁傑傑，隨即就行行政長官薪酬及酬酢費用作冗長發言，出手協助拉布，直至三人趕返議事

廳為止。如果不是反對派的配合，拉布在當日早就結束了。

兩面三刀將香港推向「財政懸崖」

事實上，在拉布一役中，拉布議員除了不斷就相同論點重複發言外，亦大打「點人數」的招數，導致立法會在1個月內兩度流會，浪費大量會議時間。在這兩次流會中，均以反對派的缺席人數最多，變相助長拉布。現在主席已經「剪布」，但反對派仍然死心不息，意圖以其他方法繼續拉布，更罔顧議會的運作和聲譽，故意製造「流會」。說到底，就是鐵了心要將財政預算案拖垮，令各項惠民措施和社會福利金未能發放、令政府斷水斷糧公務員無糧出、令政府缺乏資源落實各項政策。反對派的行為不但是兩面三刀，毫無政治誠信道德，更是為了政治目的不惜將香港推向「財政懸崖」的困境，理應受到社會的譴責。現在是預算案能否如期通過的關鍵時刻，市民已不能奢想反對派洗心革面改弦易轍，唯有靠建制派議員緊守崗位為香港利益把關，不要讓反對派的拉布圖謀得逞。